

从缅甸回来后，朋友找出越南旅行的照片，屈指一算已经十二年过去。

那时没有智能手机，酒店预订平台 Booking 还未进入中国官网，甚至相关旅行指南书都不是去书店就能买到。飞机票是通过旅行社购买，上海不通河内需在广州转机，但可直达胡志明市。

那些年，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风靡，小说背景是上世纪初的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当我提到西贡时，年轻的旅行社接待员不知“西贡”为何地，但她同意双程机票可以从最北端的河内进，从最南端的胡志明市出。

与我同行的上海朋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供职，我们说好在河内碰面。但她终究有点不放心，便飞来上海与我会合。

因为机械故障飞机延误了两小时，在广州机场

的转机便相当局促。一位身着粉红制服的航空公司人员，把我们和另三位转机乘客带到运送行李的转盘边，身材瘦小的工作人员竟爬到转盘上，逆着转动的运送带爬到隔壁的那

“Classic Hotel”的旅馆，照

片上的房间很雅致，当时的我们竟也并没有忧虑是否能即时入住。

到达河内机场十一点多，我们听从旅行达人指点，坐上迷你巴士。巴士乘

客多是肤色黝黑的越南本地居民。我们把书页上旅馆地址给司机看，他点点头

闷声不响，路上开开停停送乘客，直到车上只剩我俩。

车子拐进一条弹硌路的窄巷，黑漆漆的，两边小楼房都暗了灯，唯有小巷顶端一片粉红色灯辉，勾勒出格子窗框和挂着水晶吊灯的大堂，有如舞台布景。车子近前看清也是旅店，名字亮眼 Prince Hotel（王子旅馆），我们俩正嘀咕不如住这间店时，指定的旅馆也到了，但 Classic Hotel 大门已锁上。

我们拉着拖轮箱朝亮灯的王子旅馆去，竟顺利拿到空房。付了定金拿了钥匙走进房间便发现旅馆内部陈设破败，窗帘拉动时一层轻灰扬起。凌晨一点，已经没有选择，只能将就住一晚。

早晨六点便被吵醒，房间里竟然有拉线广播，听不懂越南话，却即刻把我们拉回计划经济年代——小学和中学的每间教室都有拉线广播。一时间睡意全无。我们躺在床上回忆往事，我和朋友认识多年，却是第一次互相聊童年故事。我们甚至想起曾有过一本课外读物《南方来信》，记得男主角

近日，北京人艺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 120 周年，一是举办了“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二是，再一次公演老舍代表作《茶馆》。虽说《茶馆》问世已经六十余年，演出也超过七百场，但是，现在还是一票难求、剧场里座无虚席。《茶馆》已经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北京人艺的“镇院之宝”。

一开始，《茶馆》就引人注目、传为美谈。一个北京的大茶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却深刻展示了戊戌变法失败、民国初期以及抗战刚刚结束三幅历史画卷。老舍说过去，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的《茶馆》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的一个侧面，各个阶层、各种性格人物的群像，在《茶馆》中得以凸显。那种卖儿鬻女的惨象、太监娶老婆的怪象以及惨淡经营者的最后败象，在舞台上栩栩如生地演绎，仿佛让观众触摸到了那三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

但是，当时《茶馆》的演出并没有持续多久。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人艺公演《茶馆》，随即轰动京城。于是之扮演的裕泰茶馆老板王利发，“做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没灾没病！”王利发经历了挣扎、努力到最终失败的过程。郑榕扮演的常四爷，一个“正直，体格好”而充满血性的底层人物，敢作敢为，说话掷地有声。蓝天野扮演的秦仲义，试图“实业救国”，但最后惨到

叫阮文追。

然而，旅馆的早餐，瞬间把我们带回市场经济的“后胡志明”时代。我们吃到了松软又有咬劲的法式面包加煎蛋和培根，越南咖啡从小巧的过滤器滴落在面前的陶瓷杯里，正应了一句广告语，“滴滴香浓”。往后，我们在越南一路住不同旅馆，早餐都供应同样地道的法式面包和越式滴漏咖啡。

白天我们才会发现，从 Prince 到 Classic 虽然才几十米，小旅馆一间连

一间，原来我们正行走在河内老城的旅馆街。这里的人行道不超过一米，小店小铺的货物架和行人争空间。摩托车声喧嚣，铺满街道轰鸣而来。骑士半数是女子，越服“袄黛”衬出她们纤细的腰身，飞车时，头盔下乌黑长发飘逸。

果然“孤星”推荐的旅馆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房间洁净优雅如同照片展示，深色木质地板木质百叶窗配白墙白床铺，三十多美元一晚。隔天，另一朋友从新加坡飞来，和我们在旅馆会合。

住旅馆街的乐趣是，夜晚这条街聚集各国旅客，人气旺盛充满相遇的可能。小街角杂货店门口扔着许多塑料小凳，此时已坐满旅人。很多游客干脆坐在人行道街沿，人手一瓶杂货店

的啤酒，街道甚窄，对角线上陌生人互动热烈。没想到街头比酒吧更酷，爱酒的新加坡友人兴奋感叹。我们两个上海人则想起多年前的夏天，我们在弄堂乘凉的日子。

那是 2007 年 1 月，上海正冬日凛冽。

只剩下一个笔帽子。三位老人在舞台上的末了，只能为自己送葬。扮演反面人物刘麻子的英若诚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于是，很罕见的，北京人艺的这几位表演艺术家，被誉为“国宝”，而更引人关注的是，这个时期《茶馆》还走向了国外。

世纪交替之际，北京人艺的新生代，接过老一辈的看家本领，在观众疑惑、犹豫和不安中，成功再现了《茶馆》中的一个一个人物形象，濮

在《茶馆》

马以鑫

存昕、梁冠华、冯远征、吴刚等开始了新的征程。

本世纪初，由陈宝国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茶馆》，为进一步扩大话剧《茶馆》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现在，在纪念老舍诞辰 120 周年的时候，当年的新生代成为“中生代”，同样还是吸引了大批大小年龄不等的观众。

我参与了多次有关教材的编选，在中国当代戏剧部分，老舍的《茶馆》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我们编选者也曾经想过，是否改动篇目，有点新面目。但是，我们一轮轮比较、推敲、筛选，最后还是认定《茶馆》的不可取代性。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茶馆》是老舍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概括、一个经典的描述。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类学先驱 E·泰勒曾经这

样说过，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茶馆》就有这样的文化本质。不能否认，老舍在《茶馆》中精心设计的主要人物——以贯之、反面人物“子承父业”为全剧的完整性和独特的艺术张力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不管是谁，在舞台上都有着他们的追求、他们的人生处世，而这些，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写照。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茶馆》就是中国文化的具象、一个景象。要认识中国文化，《茶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至于对这个文化如何穿透，老舍给我们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

我不能不又想到老舍的哲学观。在发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一文中，老舍这样说到，英国作家康拉德笔下的人物“永远没有逃出这个静寂的魔咒，结果是落了个必不可免的‘空虚’”。那又何尝不是老舍的人生哲学的一个感慨？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和把握王利发、常四爷等，甚至可以进一步把握刘麻子、唐铁嘴、宋恩子、吴祥子等。经典，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予以新的解读。

## 油条

汪兴无

不知是否受了中国油条的启示，美国麦当劳最近开发出了一种类似油条的早餐食品。一时间在华人同胞中掀起了一股“油条”热。从微信中可以感到能独善其身不被这油条热卷入的朋友真是凤毛麟角。大家与其说是在谈论一种食品，不如说是在发泄各自浓浓的一片乡愁。平时我对快餐没有多大兴趣，但昨晚路过麦当劳见玻璃窗上贴着洋油条的海报，立马下车去照了张相，并决定今早一定要买来让全家享受享受，这有点像当年我们因想吃鱼决定半夜起来去菜场排队的感觉。

今天一早，驾车去麦当劳找油条。这家店不大，堂口内只五六个人坐在那儿懒散地吃着早饭。我扫视了一下，没见一个人吃洋油条。为了健康饮食，我已经不知多少年没吃快餐了，还不知道麦当劳如今已经用触摸屏点餐了，一位漂亮的的服务员笑容满面地走过来帮忙解决了问题。2.38 美元十二根，我要了二十四根，离家时太太关照千万不要放糖和肉桂粉，我慎重地对服务员女孩提了这要求。十分钟过去了，仍不见出货来，急切地问服务员要多长时间，结果发现里面根本没放料炸。于是看着一位店员将一根根细长的面团放入油锅，这等候油条出锅的感觉一下子让我有了在上海的感觉，像等在点心店门口看着师傅有条不紊地煎生煎馒头。很快油条炸好了，但小师傅没注意到我的特别要求，习惯性地往纸袋里加了糖和肉桂，马上叫停也来不及，他抱歉地说马上重做，两分钟后，我终于拿到了没加料的油条。油条很小，比我们中国的尺寸要细很多，但看上去很诱人。忍不住趁热咬一口，质地与上海的油炸食品无论如何都是好吃的，但我不喜欢这油条中含有的淡淡黄油味，我心里的油条口感应该更加天然纯粹。

回家后，儿子急着外出，我往他嘴里塞了根油条问味道怎么样，他用一口标准沪语说还可以。没来得及洗漱的太太急着先吃了一根，连连称好，后来居然一口气吃了八根。我不敢造次，烤了两片全麦面包当上海大饼，夹上三根油条，伴上一杯豆奶，这顿早餐离家乡诱人的滋味不远了。

父亲的账本，记录了百花公园建设的大事小事，一笔笔都是幸福账。



## 拉线广播和西式早餐

我的东南亚之五

唐 颖

一面，然后让我们效仿他爬过去，说，如果坐巴士兜一大圈怕赶不上航班。我曾试图拒绝爬转盘，但工作人员道歉加央求，就这样，我们以不那么体面的方式进入国际机场。

行前朋友忙编辑报纸版面，我忙校对将要发表的长篇小说，来不及做越南功课。我们是在飞机上匆忙翻阅朋友临走前从新加坡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孤独星辰”（旅行指南书），寻找当晚将要住宿的旅馆。我们选中一间叫

傈僳浅唱（中国画）

宫建华



春天，接到不少亲友的祝福电话，有位老朋友还加重语气说“你已是 94 岁的高龄老人了，但听你嗓音洪亮，中气十足，期盼之年不在话下。”

朋友的鼓励，引发我的感想。《礼记》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又说：“百年曰期颐”，意谓人到了百岁之时，饮食、居处、动作等都需要别人照管了。

人生苦短，按照孔子所说的“人生全过程”，也不过百来年工夫。所以，要加倍珍惜，应该好好走完自己暮年的历程。

然而，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体质一年不如一年，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所幸生活尚能自理，脑子没有糊涂，坚持每天散步，锻炼身体，还能写点小文章。

不过，人的死亡是不可抗拒的。曹操在《龟虽寿》诗中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神龟”和“腾蛇”都是传说中的神异之物，“神龟”以长寿闻名，“腾蛇”以本领大著称。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神龟”、“腾蛇”虽长寿，神异，但终归难免一死，何况普通的人呢！

古代统治阶级鼓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人的生死和贫富都由命运或天命预先决定的，人是无能为力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移风易俗，这种宿命论观念为大多数人抛弃，但依然有少数愚昧无知的人，患病不上医院医治，而是求什么“灵丹妙药”。这使我想起一件往

编者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来自人民，幸福源于奋斗，伟大出自平凡。本刊“十日谈”在《奋斗的幸福》之后，继续推出《平凡中的伟大》系列，让我们发现和记录身边普通人不普通的点点滴滴。

我母亲有一枚勋章，那是她在 1960 年获得的上海首次颁发的三八红旗手勋章。

母亲获得这枚勋章当之无愧，她是当时居民委员会干部中的杰出代表。母亲之前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可有一天，组织找她谈话，让她离开工厂去居委会工作，而且不会再有一分钱的工资。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后来，我们也曾埋怨过母亲，放弃好好的稳定的工作，偏偏去做没有任何收入的居委会干部，弄得家里经济拮据。母亲每每浅浅地笑道：“不用后悔，人是要有奉献精神的。”

其实，由于居委会工作太过琐碎，样样事情都要管，而且没完没了，结果，不单是母亲作奉献了，我们全家人也跟着一起“奉献”。比如说吧，刮台风的时候，有承包洗工厂工作的居民急匆匆地跑来，要我母亲帮人帮她抢收晒在外面的衣服，母亲一时找不到别人，就把我们全家老小叫了出去；夜半三更，睡得正香，突然之间，家里的房门被敲得震天响，原来人家夫妻吵架了，要我母亲去劝架，害得我们也睡不踏实……

但母亲对这份没有分文收入的工作却非

常投入，忙到我们几个孩子几乎就看不到她的身影。天还没亮，她就去里弄食堂帮着买菜；中午时分，她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居民；晚上，她踏遍新村所有的角落，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呼喊：“电灯关好！煤气关好！门窗关好！”

可即使这样投入，也还是有人不满意。邻居之间打架，母亲赶去处理，要求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过了一阵，两家和好了，却窃窃私语称我

天，傍晚才过，整个新村里的居民都会拿着凳子，摇着蒲扇，拥到外面乘凉。我母亲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消灭蚊子以防疾病，于是就和其他居委会干部一起，每家每户去送艾草，让居民趁着乘凉，关闭家里的门窗，点燃艾草熏杀蚊子。但这是有风险的，弄得不好万一引发火灾那就得了，所以，我母亲忐忑不安地在偌大的新村里面疾走着，一幢幢楼房去察看，真正是挥汗如雨。为了让居民乘凉时开心快乐，平凡的母亲不知哪来的本事，隔三岔五地组织纳凉晚会，有沪剧、越剧、京剧，有独唱、合唱、小组唱，还有快板、说书、三句半，煞是热闹，笑声掌声不断。居民们回到家，打开门窗，不见蚊子飞舞，但闻艾香在习习夜风中飘荡。

母亲毫无名利之心，她的那枚勋章从不示人，倒是被我当作了玩具，玩玩也就丢了。我长大后，曾跟母亲说，我太不应该了，没有保存好那枚宝贵的勋章。母亲听后笑着说，丢了就丢了，这又不能说明什么的。直到母亲去世，我们找到上海市妇联，希望能出具一个证明，勋章当然是不可能再有了，但我们拿到了一张盖有红印的纸，上面写着：陈芳大，上海市第一届三八红旗手称号获得者。

平凡中的伟大

责编：殷健灵

## 母亲的勋章

胡建平

母亲当时没有两头摆平。我们觉得岂有此理，可母亲微笑着说，只要邻里和睦，说什么也没关系。

有一天中午，一个街道干部不请自来，来后即揭开我家桌上的饭罩子，见里面只有一碗我们在冬天腌制的雪里蕻，然后不声不响地走了，后来得知那人这么做，是因为有人密告说我家那么穷还闻到烧红烧肉的香味。我们很是气愤，让母亲不要再干了，回到工厂去做工人，拿一份工资，改善家里的生活。母亲依然微笑着说，让家去说好了，我们吃雪里蕻就吃红烧肉了。

我至今觉得我母亲能做那么多事简直不可思。过去没有空调，也很少有电风扇，夏

天，傍晚才过，整个新村里的居民都会拿着凳子，摇着蒲扇，拥到外面乘凉。我母亲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消灭蚊子以防疾病，于是就和其他居委会干部一起，每家每户去送艾草，让居民趁着乘凉，关闭家里的门窗，点燃艾草熏杀蚊子。但这是有风险的，弄得不好万一引发火灾那就得了，所以，我母亲忐忑不安地在偌大的新村里面疾走着，一幢幢楼房去察看，真正是挥汗如雨。为了让居民乘凉时开心快乐，平凡的母亲不知哪来的本事，隔三岔五地组织纳凉晚会，有沪剧、越剧、京剧，有独唱、合唱、小组唱，还有快板、说书、三句半，煞是热闹，笑声掌声不断。居民们回到家，打开门窗，不见蚊子飞舞，但闻艾香在习习夜风中飘荡。

母亲毫无名利之心，她的那枚勋章从不示人，倒是被我当作了玩具，玩玩也就丢了。我长大后，曾跟母亲说，我太不应该了，没有保存好那枚宝贵的勋章。母亲听后笑着说，丢了就丢了，这又不能说明什么的。直到母亲去世，我们找到上海市妇联，希望能出具一个证明，勋章当然是不可能再有了，但我们拿到了一张盖有红印的纸，上面写着：陈芳大，上海市第一届三八红旗手称号获得者。

父亲的账本，记录了百花公园建设的大事小事，一笔笔都是幸福账。

平凡中的伟大

责编：殷健灵